

阿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奇案纪实

● 第一美人之死

● 血染的洞房

● 一个性变态者的痛苦经历

● 色狼打官司

● 被强奸的女强奸犯



奇 案 纪 实

阿 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奇案纪实

著 者 阿 明

责任编辑 汪振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东湖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印 数 1—5000册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199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069—0/D·187

定 价 4.4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奇案纪实》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奇案。

第一美人之死，她天生丽质，楚楚动人，有“第一美人”之雅号；他憨厚老实，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她嫁给了他，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娶她是看重了她的美貌。婚后，夫妻同床异梦。他染指赌场，她另觅相好。他赌博，越赌越输；她偷情，胆子越偷越大。他潜伏在床底下捉奸；她深更半夜去捉赌。他输得倾家荡产，她起诉离婚。他剃断手指请求宽恕，她吞了石砣铁了心。然而就在法院判决离婚的前夜，“第一美人”惨遭毒手。

教授惨死在儿子的绞索下 这是一起震惊世界的奇案。一对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教授夫妇，被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活活勒死，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鲜为人知的阴湿的感情世界昭然若揭。

“痴情公子”的奇特报复 一个歹徒携带斧头、尖刀，屡屡袭击上下夜班女工。风声鹤唳，鸡犬不宁。中共最高当局过问此案，公安机关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擒获的凶犯却是一个白面书生，在单位是先进工作者，在家里是孝顺父母的好儿子，还是忠于爱情的好恋人。

被强奸的女强奸犯 如花似月的姑娘借宿在女友家，女友的丈夫淫欲横流，夫妻俩粗暴地夺走了姑娘的贞操。姑娘与男友以牙还牙，并签字画押，欠债一笔勾销，结果四人都蹲了监狱。罪名是强奸。女人成了强奸犯，岂不是天下奇闻。

一个性变态者的痛苦经历 深夜。火葬场。陈尸室门打开，尸堆上钻出一个人影。奸尸者是谁？大学生、党员领导干部，家有年轻美貌的妻子。公安人员寻踪觅迹，撩开了一个幸福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

色狼打官司 一个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玩谁？不是我玩弄女人，而是女人玩弄我！”

浪女人生 年轻漂亮的饭店女老板，使多少迁客骚人浮想联翩，然而又有谁知道她不幸的过去呢？少年失身于人，破罐子破摔，偷窃扒拿，甘愿为娼，成了“三进宫”的“公共汽车”。

骗子，为警察送行 一个点土成金的骗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频频抛出诱饵，引诱鱼儿上钩。一次就骗得300多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出特急电令缉拿骗犯。然而狡猾的骗子却安如泰山，把酒临风，笑谈为警察送行。

一句戏言一条人命 张姨一次吃了七个梨——张姨一共有七个姨——张姨一生有七次离……。这样的戏言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正值青春年华，含苞待放的邹姑娘就惨死在这把刀下。

乡村女医生告官记 一个无权势，无背景的乡村女医生把警察打得头破血流，闯下了大祸被拘留。她不服告了官，结果居然告倒了县公安局。女医生哪来如此的神通？

上述案例，记下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幕幕的惨剧、悲剧、闹剧、喜剧，虽然离奇古怪，但作者遵循不猎奇，不追求感官刺激的原则，用法律学、社会学、伦理学的解剖刀，着力挖掘人们内心世界，特别是罪恶心灵的赤裸裸，旨在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目 录

第一美人之死	(1)
教授惨死在儿子的绞索下	(15)
血染的洞房	(38)
“痴情公子”的奇特报复	(43)
被强奸的女强奸犯	(54)
死刑犯的冒险代价	(59)
四贼连环盗	(65)
浪女人生	(69)
残酷的“爱”	(89)
色狼打官司	(95)
一个性变态者的痛苦经历	(109)
请神捉鬼的厂长	(118)
风流骗子与痴情女	(123)
一句戏言一条人命	(132)
乡村女医生告官记	(138)
夹缝中的被告	(145)
骗子，为警察送行	(155)

第一美人之死

暮春的早晨，清风徐徐。

南方钢铁厂。

一个姿态娴雅、轻盈的少妇，迈着轻快的脚步，沿着厂区宽阔的柏油马路走来，晨曦映照着她俊美的脸庞，使她显得妩媚可爱，楚楚动人。她叫王萍，是钢铁厂电话总机的话务员。

“小王，今天到法院去吗？……可不要再闹了。”在厂门口，行政科常科长同她打招呼。

“只要能离婚，法院怎么判都可以。”说完，她匆匆往家走去。

时针指向八点，庄严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可是原告和被告席上却都是空荡荡的。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而原告不到庭可就意味着自动撤诉。在离婚案件中，有些当事人凭一时的冲动诉诸法律，甚至把夫妻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琐事搬出来作为离婚理由，言辞激烈地指责对方，然而，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和好如初。直感告诉审判人员，这对夫妻言归于好了。这是他们所企盼的：和总比拆好。

王萍的丈夫陈明是南方机械厂的工人，三天前他向单位请假，去法院办离婚手续，到第四天还没有去上班，厂里打电话到钢铁厂询问，钢铁厂发现王萍也没有上班，立即派人到他们家里去找，见门窗关得紧紧的，任凭怎么敲打，屋内

死一般地寂静，大家觉得有点蹊跷，马上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公安人员闻讯赶到现场，强行打开卧室房门，只见陈明、王萍和三岁的儿子陈雷，浑身一丝不挂，赤条条地死在床上。

现场勘查表明，陈明先将妻子和儿子掐昏，然后剥光了衣服，用通电导线击死，接着抓住导线通电自杀……

多么悲惨的血案啊！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忆往昔，王萍 21 岁那年，她所在的铜矿濒临倒闭，树倒猢猻散，矿上提出职工可以自谋生路，面临失业的危机，王萍难住了。她想自己没有权势、没有靠山、没有后门，哪里能找到一个职业呢？想来想去，一个新奇的念头跳入她的脑际：谁能替我找到工作就嫁给谁。这种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建筑在利益交换上的恋爱观，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生活有时候就是那么光怪陆离，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她居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这就是陈明。

初次见面，是由介绍人安排的。陈明看她容貌秀丽，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白里透红的脸蛋镶嵌着一双顾盼有神的大眼睛，身段窈窕如仙，便一见钟情了。至于她的性格，情趣、爱好，以及两者结合是否相配等等，他一概没有考虑，满口应承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王萍见对方年龄比自己大 6 岁，长得五大三粗，一副憨相，平心而论她是看不上眼的。常言道：“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寒不择衣。”她在困境中，期

待着工作有着落，也只有逮到驴子当马骑了。

中秋佳节，万家团圆。陈明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喜孜孜地登上王萍家的门，只见王萍脸上阴云密布。他不解其故：“小王，出了什么事？”

“你这个人说话算不算数？”

“我哪能说话不算数？”

“我的工作呢？”

王母见女儿如此冲撞姑爷，很过意不去，连忙打圆场：“小陈，我女儿脾气不好，你们能相处就相处，不能相处不要勉强。”

“伯母，我喜欢小王直爽的性格，工作嘛，已经同我们单位的领导谈妥了。”他大度地回道。

王萍喜欢听恭维话，听陈明这么一说，脸色马上“多云转晴”。

没过多久，铜矿真的倒闭了。王萍和一部分职工分配到钢铁厂工作。她占了年轻漂亮的优势，没有下车间当工人，安排在电话总机当话务员。这是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出乎她的意料，她顿感身价提高了百倍，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和陈明相处下去了，应该有新追求，何况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而是赤裸裸的利用。因此，她婉转地对陈明说：“你我年龄悬殊这样大，凑在一起恐怕合不来。”

坠入爱河的陈明，正如痴如醉地依恋着王萍，发誓非王萍不娶。每天下班后赶到厂门口等她，约她逛马路、转商店、上饭馆、看电影、买衣料，使出浑身解数讨她的欢心。王萍后来曾对女友说：“他当时差不多对我说尽了人间的赞美语言，我心也软了，答应同他相处。”陈明喜不自胜，立即带

她去见父母，一家人见王萍长得如花似玉，自然十分喜欢。

从此，王萍厂休时就到陈家去，陈家的人待她如上宾，陈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更是百依百顺，不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雨，都用自行车相送，来回30多里路够累人的，但他觉得这是为心上人效劳，心甘情愿。王萍见他如此体贴入微，心里甜滋滋的，觉得自己有了依托，幻想在丈夫的保驾下过安逸甜美的日子，情不自禁地献出了贞操。

二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对并不相配的有情人经过一年的热恋，在五·一节那天满意地结合了，婚礼隆重而热闹。第二天，两人登上北去的列车，欢欢喜喜度蜜月。

在首都北京，他们度过甜蜜的一周。金水桥畔，凭栏依偎；长安街头，挽臂而行；八达岭上，同攀险峰……。

王萍很快出现妊娠反应，恶心呕吐，四肢无力。陈明小心侍候，百般温柔。她想吃榨菜，陈明象奉了圣旨，立即走街串巷，东寻西问，跑了三个小时，终于在西直门一家酱品店里找到，他一下子买了两斤，兴冲冲地送到妻子手上，她报之以娇嗔的微笑。

9日凌晨，两人在旅馆早早地醒了，躺在被窝里嬉笑，陈明一不小心，一掌重重地拍在妻子敏感的部位。这下可不得了。她觉得受了委屈，倔脾气上来，翻身下床。对此，陈明没有在意，朦朦胧胧地睡去了。等他天亮醒来，顿时大吃一惊：妻子不见了。他心急火燎地赶到火车站，守在站台的检票口，目送一列列车远去，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车站、旅馆，均不见妻子的踪影。

他们原计划的旅程是：北京—青岛—连云港。

陈明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去青岛的列车。青山、碧海、绿树、红楼交织成美丽的海滨城市，他无暇欣赏，他奔波于八大关、栈桥、崂山等著名旅游点，寻觅熟悉的身影；出没于旅馆、饭店，查阅住宿登记；跻身于车站的旅客留言牌，细细察看有否熟悉的笔迹。可是“众里寻她千百度”，却不见妻子在何方，他给钢铁厂打长途电话，回答是：“婚假，还没上班。”

陈明又急速赶到连云港，盼望能在亲戚家见到妻子，结果又扑了个空。第二天风尘仆仆地来到家，见妻子安然无恙，笑盈盈地替他打水洗脸，倒茶……听王萍讲了不少而别的原因，陈明是哭笑不得。

婚后，王萍就挺起了肚子，上班不方便，就同父母住在一起，休息日，陈明接她回家去团聚，里里外外自有公婆、丈夫操劳，她象走亲戚似的。

王萍分娩时，陈明通宵达旦地守候在她的身旁，直到母子平安。他把襁褓中的娇儿托在手中，逗着说话，乐得眉开眼笑。儿子为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洗涮尿布等活，他都抢着干，妻子笑他笨手笨脚，他却感到做父亲的喜悦和自豪。

三

甜蜜的新婚生活令人陶醉，在 $1+1=3$ 以后，夫妻双双理应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可悲的是：裂缝开始出现。

王萍在电话总机工作要三班倒，回家路远不便，厂里照顾分给她一小套房子。小孩平时由公婆照看，轮到她休息

时，陈明带着孩子去团聚。她没有家庭生活的拖累，还是那样自由自在，她长得漂亮，难免招蜂惹蝶，有的工人闲聊时“选美”，她获了“金牌”，得到钢铁厂“第一美人”的美称。她洋洋得意，以为自己亭亭玉立，别人无可比拟，就有点飘飘然了，穿着打扮更是讲究时髦，有的人有事没事爱跟她聊上两句话，她也乐于搭讪，她的社交圈子很大，她的女友说：“上班期间男娃找她的电话特别多。”

现代社会男女交往，本来是正常的，但她却将他们与自己的丈夫作比较，丈夫不但相貌平平，沉默寡言，而且现在也缺乏恋爱时的那股狂烈的激情，每次见面，都是带了小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性生活以后马上呼呼睡去，没有温柔的体贴，她忧伤，孤独，忍不住摇醒丈夫：“恋爱时，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不能把婚前恋爱同婚后生活相提并论。”

.....

她后悔、痛苦，佳人伴着拙夫眠，命该如此。

蛋上有了缝，苍蝇就来生蛆。王萍值夜班时，有个叫林涛的科室干部，总是去电话总机房闲聊，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两人东拉西扯，海阔天空，谈得投机。很快，他们的关系就超过了一般异性正常交往的范畴。王萍白天在家休息时，林涛偷偷前去，在她家窗户上轻轻拍三下，她就开门将他迎进屋去，大热天门窗都是关得紧紧的，窗帘捂得严严的。

当感情的天平倾倒在林涛一边时，家庭当然掀起了风波。

门上的钥匙，是王萍一人掌管的，晚上她锁上门与林涛外出幽会，陈明回来见铁将军把门，四处找她找不着，只得

向邻居借了钳子和起子，撬窗进屋。

深夜，王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他责问：“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啦！”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于是，“内战”开始爆发。

四

家庭发生的裂变，给陈明心头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疑惑不解。邻居提醒他：“小王行为不检点，她是看不起你这个当工人的丈夫。”他明白了妻子对自己冷漠、粗暴的原委，开始注意妻子。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妻子：“小孩发高烧，晚上不能回来了。”

当天晚上九时，他突然袭击。回到家见门关着，灯也关着，他大声敲门，门不开，过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他看到了不愿看到的一幕：林涛大腿跷二腿，坐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看电视。男子汉的自尊心使他咽不下这口气，愤怒地向林涛下了逐客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他是我的同事，就不兴串串门，你凭什么赶人走！”王萍又哭又闹：“我没脸见人了！”说着便发疯似的要跳楼，这虽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却把陈明给镇住了，他死死抱住妻子，好言相劝，赠礼认错：“我不好，……我不是人！”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陈明内心极为痛苦。他爱妻子，不能没有妻子，但他思忖：有林涛插足，家无宁日。他想抓住把柄，揭去林涛的假面具，夺回妻子。

有一天傍晚，他下班后赶到常科长家，恳求说：“科长，今晚你无论如何到我家去一次。”

“有什么事吗？”

“到时你就知道了。”

他回家潜伏在床底下守候。那晚恰巧林涛没有来，常科长吃完饭就来了，他见只有王萍一人在家，便问：“小陈叫我有什么事？”

“他没有回来。”王萍惊讶地答道。

常科长坐了半小时，不见陈明的影子，就走了。王萍忽然发现床底下有蠕动的声音，掀开床单一瞧，见陈明趴在地上，责问道：“人不人，鬼不鬼的，躲在床下干什么！”

陈明满脸绯红，他自知理亏，不敢吭声。被妻子一顿奚落，无地自容，灰溜溜地走了。

陈明工作积极，每月都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时常受到车间领导的表扬。可是，面对夫妻间感情上出现的裂痕，他一筹莫展，年轻美貌的妻子是他一向引以为荣的，家丑当然不可外扬，却又找不到弥合裂痕的良方。他苦恼、烦闷，无法摆脱。于是，他把心思放到牌桌上寻找乐趣，开始只是“小来来”的，逐步觉得“小来来”不过瘾，有一次朋友家办丧事，他去了，在牌桌上鏖战一个通宵，居然赢了厚厚一叠钞票。

钱来得这么容易，他庆幸自己的手气。因此，赌台象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了他，什么痛苦、烦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越赌越大胆，在赌坑里越陷越深，但赌运却江河日下，屡赌屡输，屡输屡赌，赢的全部倒了出去，积蓄的500元私房钱也输个精光，又把妻子给他购买收录机的285元押上赌台，转眼之间就落入了他人的口袋。他输红了眼，偷了妹妹准备办嫁妆的800元去翻本，照样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陈明输款 3000 余元，还欠了 850 元的赌债。

陈明沉溺于赌场的时候，很少去看望妻子。此时，王萍正与林涛打得火热，她的欲望，完全可以从林涛那里得到满足。林涛大模大样地到她家去，烧饭、做菜、扫地；她给林涛洗衣服，晚上并肩逛马路，俨然象一对夫妻。

一次，有人上门索要赌债，被王萍发现了，再三追问，陈明招了供，她气得浑身发抖，抓起一把鸡毛掸，劈头盖脸地朝陈明打去……。

“内战”开始升级。

五

王萍向法院起诉离婚，陈明被传唤到法院。他神情沮丧，追悔莫及，声泪俱下地说：“事情是我赌博引起的，一切都是我不好。但建立一个家庭不容易，我有决心，保证不赌，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使家庭重新和睦。”

法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又做了王萍的工作，动员她撤诉：“给丈夫一次悔改的机会。”

王萍撤诉后，双方单位为改善他们的夫妻关系，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陈明写了“永不再赌”的保证书。

充满火药味的家庭获得了暂时的宁静。

好景不长，陈明旧病复发，幻想通过赌博赢钱来填平家庭的裂痕。他赢钱心切，却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工资刚发三天，就有人上门要赌债。王萍有些私房钱，家庭闹别扭后就锁到单位办公桌的抽屉里，他偷出钥匙，取出 650 元存折和三张 100 元面额的对奖券，扔到赌台

上，一夜输掉 500 元。

王萍发现后，怒火中烧：“无赖、强盗、贼坯、……”凡是她想到的肮脏词汇，一古脑地全倒了出来。

任凭妻子百般诅咒，陈明只是呆呆地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没有一点理由去反驳妻子。王萍见他这副模样，更是火上加油，上前一把拽掉他嘴里的香烟，不巧扔到床上，床罩顷刻窜起火苗，她丢下丈夫去扑灭了火。只见陈明拿了一把刮胡子的刀片，对着手腕的动脉血管说：“你不让我过，我也不想活了。”

“只要你不再赌，我原谅你。”她害怕丈夫真的会自杀，只得采取缓兵之计，委曲求全。

可是，陈明完全赌迷心窍了，满脑子只有翻本赢钱的欲望，转眼间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赌场上。输红了眼的他，竟要卖掉家中一台 12 寸的黑白电视机去作赌本，妻子不让，两人撕打在一起，他气势汹汹地把妻子推倒在床上，掐脖子，用毛巾堵嘴，妻子挣扎，喊“救命”，他才悻悻离去。

六

王萍愤怒至极，再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状上这样写着：“……几年来，我受尽了被告所造成的痛苦，我无数地劝说他，也曾不止一次地相信他的‘对天发誓’。可是，到头来，我落得了什么呢？是被告的拳头，我，一个失去父母的弱女子，靠谁？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了却此生，可死能说明什么呢？我无颜去见九泉之下的父母。敬爱的法官，靠法的力量，你们救救我吧！我和被告的感情早已破裂，请同意我与被告的离婚请求吧！”

法院与双方单位联系，单位认为这对夫妻的关系时好时坏，有和好的可能，因此，法院同意由单位先进行调解。

当着双方单位领导的面，陈明承认又参与赌博，他痛心疾首地说：“一切责任在于我。我坚决改正，挽回影响。”

“给你一年的考验期限，只要你改好了，把你调到我们的厂。”钢铁厂的同志鼓励他。

但是，王萍离婚态度坚决，她的哥哥和姐姐从中起哄，在厂党委书记办公室里，她姐姐扇了陈明一记耳光，骂他：“不是娘养的！”陈明在大庭广众中受了辱，但因为期待着与妻子和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痛苦地低着头，嘴里咕咕哝哝地说：“一切过错在于我，……小王没有错。”

厂领导又专门找王萍谈话，动员她撤诉。经反复开导，她表示可以考虑撤诉。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杀鸡宰鹅，各办年货，陈明却不得进家门，他向常科长求助，常科长知道王萍已经松口，爽朗地说：“我送你回去。”

陈明在常科长的护送下进了家，王萍热情地挽留常科长吃饭。

“等你们和好了，我来吃你们的团圆饭。”

夫妻俩一致对外，连拽带拉留住常科长，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正在闹离婚，王萍拿出酒招待，陈明陪着，王萍添菜倒酒，尽家庭主妇之礼，他们边喝边谈，气氛很融洽。

酒后，王萍给常科长盛饭，常科长插科打诨：“小王，怎么不给小陈盛饭？”

“小陈胃不好，我等会给他下面条。”

五年来，夫妻间针尖对麦芒，恶语相向，是家常便饭。